

只有云雀知道你

陈瑞晴 著
丁 聪 插图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只有云雀知道你

陈瑞晴 著
丁 聪 插图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有云雀知道你/陈瑞晴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7. 5

ISBN 978 - 7 - 5039 - 3275 - 5

I. 只… II. 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8576 号

只有云雀知道你

责任编辑 郑向前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

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.375

字 数 30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3275 - 5/I · 1519

定 价 24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作者 1958 年在北大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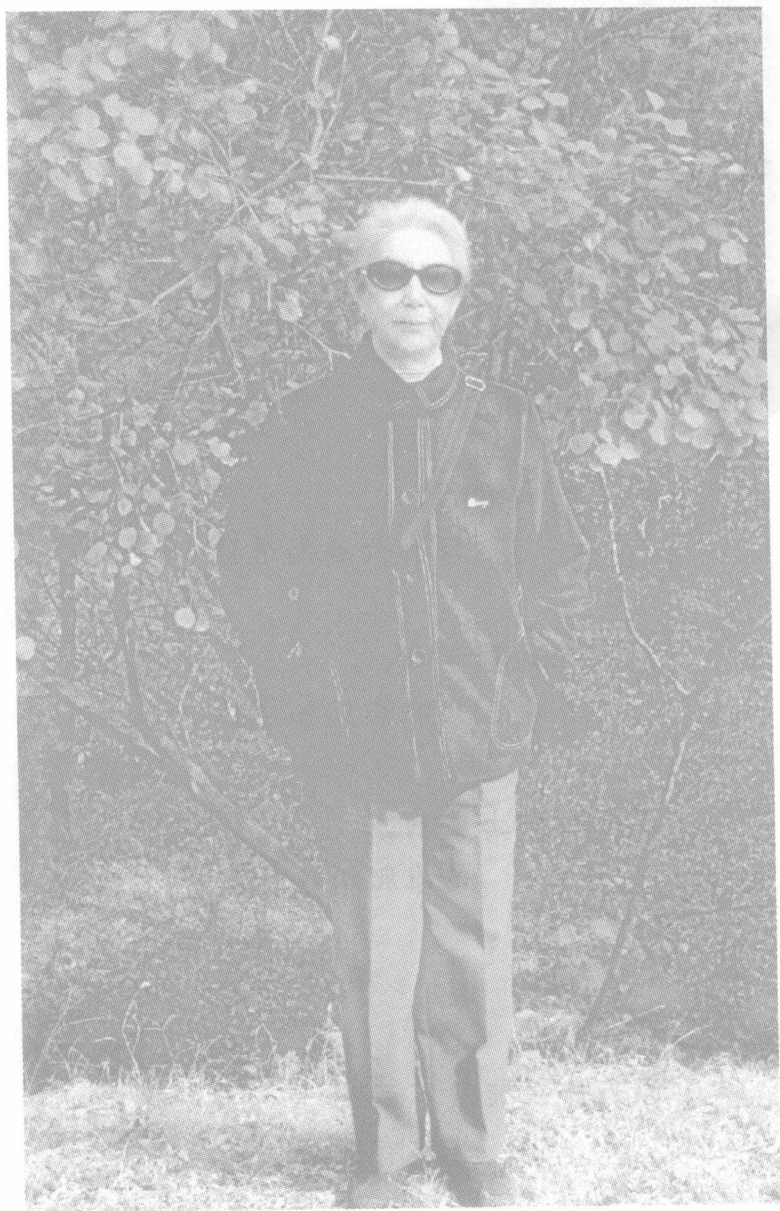
天上的白云啊，
只有云雀知道你。

荒原上的野草啊，
只有疾风知道你。

黑黝黝的土地啊，
是谁肥沃了你？

.....

你为什么沉默不语？
莫非有冤屈.....



2002年9月

作者近照

心的纪念

(自序)

每每读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时，我都要流泪，以至很少再翻。如今，那些人和事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，沧桑岁月，几多变迁，应该是淡忘了。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，更会被看作遥远的传说了。然而，当我把这些发表至今已尘封了二十多年的故纸，拿出来准备汇集成册的时候，那些鲜活的人物与命运抗争的悲欢，依然令我激动不已。因为，那也就是我自己！

本想这次出版做些修改，然而反覆琢磨，一处也改不动。像小河淌水，淙淙而下，在哪里截断它呢？下不了手。如若强行使其改道，那就不是这条河了！若是现在来写，恐怕也写不出来了。这才猛然感到它的可贵：就如一张五六十年前的老照片，尽管它已褪了色，在技术上还有许多缺陷，然而它已经定格在那里，毕竟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。它永远也回不来了！

回想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，都是在一片欢呼和锣鼓声中，迎来了新社会的诞生。曾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，没有任何别样的思想准备。谁会想到，从批判《武训传》到文艺整风、反胡风、肃反、反右……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，竟然使历史大倒退！一次比一次深入展开的是对人性 and 民主精神的大扫荡。但在反右当时，我们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完全处于蒙昧状态，一个个虔诚地认罪，老老实实改造自己……正如前苏联早期作家巴别尔（1940年被斯大林处决）所说：“人人适应了逮捕，如同适应气候一样，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。顺从得令人发指！”而我国的特征：大量的不是采取逮捕和人身消灭，而是精神的整

肃——人们习惯了检讨、揭发、批判、认罪，告密、批判、斗争会、彻底服罪……

我们现在是明白了，并且已有许多精辟、深刻的论述，见诸于报端和出版物上。然而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清醒去取代五十年前的蒙昧。对文学来说，不能粉饰生活，拔高人物，一定要立足于历史的本来面貌。既不能把“右派”写成鬼，也不应把他们写成神。他们是人，他们和常人一样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性格，只不过是命运不同。

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反映的，不是反右运动中有代表性的那些著名右派，而是些无名的普通人，甚至大多数是些含苞未放的青少年。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为社会做出贡献，即被懵懵懂懂打入地狱。然而，当时他们自己可没有觉得有多么严重，不过是说了几句“错”话嘛，下放改造改造就没事了吧？尽管他们也有许多忧虑和沉重感，但他们对未来仍然充满了希望。正如一只只活泼可爱的云雀，在乌云翻滚、厄运当头的情况下，仍在以它顽强的生命力，快活而勇敢地翻飞着。

本书也写到一位反抗者，那就是“哑巴”。他至死不说一句话，以此对反右运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坚决的反抗！在那个时代，他只能做到这个。然而他的反抗是恰恰击中要害的——说话有罪。反右的结果岂不是让人们都成为哑巴？！设想有朝一日，他登上历史的审判台，一定会慷慨陈词……然而却不可能了。书中人物的原型——杨泰泉难友，于1959年冬，饿死在北大荒。我们活着的人要为他说话呀！！要为这位默默无闻的青年人，为他短暂的生命、平凡而壮丽的青春，唱一首赞歌！

我自己的一生很平凡，又没有什么作为；唯亲身遭遇了1955年肃反及1957年反右的灾难，使我坠入社会的底层，体验了人生。这使我懂得了人的价值，看到了人性的美丽以及那个年代人

的素质之优秀……然而，正是这些美丽优秀的灵魂，遭到了极不公平的惩罚和欺辱。许多人至今（所谓“改正”已过去近三十年）也没有爬起来；英年早逝者不计其数。命运迫使我多思，使我有幸成为一个明白人！于是这段苦难深重而漫长的经历，冥冥中给了我一种使命——要告诉人们：那些人是怎么死的、是怎么活过来的，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？要把我的亲身感受、所见所闻、向更多的人去诉说，直到长久的未来，永远诉说着——我选择了文学的形式。

谨以此书作为我心的纪念。留给读者和后人们评说吧。

2005年9月北京

目 录

重 逢	1
北 大 荒 散 记	60
一、家信	62
二、尚绯大姐	73
三、猜猜	92
四、哑巴	115
五、犛子	132
六、伐木人	152
七、文工队的风波	173
八、党会了解我的	196
九、隔离棚的梦	209
十、夏彩虹	218
夏 彩 虹 日 记	289
平 安 的 人	379
附录：柳莹是一个典型——张庆田	402
一本有创作个性的小说——焦勇夫	404
后 记（一）	414
后 记（二）	416

重逢

人生何处不相逢？生活常常捉弄人；想见的人久久不得相遇，一辈子也不想见到的人，却突然闯到你的面前来。真是冤家路窄！向文在新城宾馆里，意外地遇见了自己二十年前的仇人——伍则。俗话说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。但是，如今在向文心里勾起的，早已不是那燃烧着的愤恨，而是深深的伤痛。

二十年了！新坟掩旧坟，风沙迷漫，岁月流逝，早已模糊淡忘了。然而这意外的相遇，好似一阵暴雨狂风，把那遥远的旧坟，冲刷得清晰醒目。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沿着一座座新坟，飘然漫步，来到这座长满荒草的旧坟前，那里埋葬着他的党籍和初恋的爱情——

事情很简单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，伍则和向文在集体宿舍里聊天，他们谈起外国电影，表达恋爱的镜头很大胆、很强烈。向文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中国人老实嘛！”意思是讲恋爱的方式比较含蓄。大家嘻嘻哈哈说了一阵睡去了，谁也没有放在心上。

转年的夏季，反右运动开始了。向文因公开赞扬过小说《组织部新来的人》，而受到批判。在第三次批判会上，伍则突然站起来，愤怒揭发向文说：

“你说过：‘中国人老实’！”

向文怔了一下，然后毫不介意地承认自己是说过。于是不由分辩，大家立即分析上纲，硬说这句话的含意是指“中国人老实，不敢搞匈牙利事件”。这一揭发使向文的问题起了骤变，在这次会后，同志们不再跟他说话，与他划清界限了。

晚上，回到宿舍，向文一直等到半夜，伍则才回来，他拉住他轻声说：

“伍则，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你记得我们在这屋里谈论外国电影……”

“你应该联系起来看，你的思想这两年确实和大家不一样，应该很好挖一挖。”

“可这和匈牙利事件一点关系也没有啊！”

“你有话在会上说吧，咱俩是好朋友，这样不好。”

向文只好和衣躺下。他瞪大两只眼睛，怎么也睡不着。那是夏天，窗子开着，一轮皎洁的明月，渐渐被乌云吞蚀了，屋内显得暗下来。

“我怎么和大家不一样了？”向文猛地坐起身向着伍则问道，但伍则已鼾声大作了。

虽然只是一句话的事，但给他一生带来的，道路的坎坷、精神的摧残、生活的贫困，感情的痛苦……则是难以尽述的。我们仅就他们这次重逢，主人公的思绪写下去吧——

向文和伍则原是一对好朋友。他们都是从部队转业上大学的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伍则在团里当文化教员，向文在军文工团创作组编快板。一次在新解放区搞宣传，向文在回驻地的路上，迷了路。那时他还是个十六岁的小鬼，但胆子却很大。眼看着太阳下山了，他把刺刀捏在手上（那时文职人员没有枪，何况他还是个小鬼），唱着歌，穿行在林中的小道上：

“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！”

练一练大杆枪，刺刀手榴弹。

瞄的准来，投也投的远，

管叫那敌人吓的心胆寒！

吓的心胆寒！（道白口号）

一、二、三——四！”

那时小向文正在变声，嗓子像一个刚学打鸣的小公鸡。时而像女孩子的声音高八度唱，时而又哑着嗓子低八度唱，然而精神头儿却很冲。叫操的号子一喊，还真像有千军万马呢！

天黑下来了。有四个逃窜的国民党散兵，看见这个小八路，身上还背着一个大兜子，不知是什么好吃的？这些家伙已是惊弓之鸟，并不想打仗，只是想找吃的。见这位解放军是一个人，又是小孩，他们打算干掉他。于是这四个人，哆哆嗦嗦从树林里窜出来。小向文很机警，他听见树枝沙沙响，知道有人。立即回转身，举起刺刀大喊：

“不许动！”

四个家伙吓得停住了脚步。寂静的夜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。小向文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。树林里漆黑一团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是他明明听见有人走动的声音，现在又忽然没有了。他灵机一动，向原来有动静的树林处，调皮地说道：

“啊，害怕了？我看见你了！还不快给老子滚出来！解放军优待俘虏，缴枪不杀！”

四个散兵，见他是诈唬的，一齐摸上来，把小向文扑倒，向文毫不畏惧地呼喊：

“同志们，快抓俘虏呀！”

“叭！”震响山谷的一声枪响，当即撂倒一个，另三个松开小向文，急忙逃遁；两位解放军跑上来，把他们截住了，俘虏真的

捉到了。原来这两位解放军就是伍则和他们排长执行任务途经此地。在十分钟前，他们就听见向文时断时续的歌声，接着听见他的喊声，他们寻声奔跑而来。伍则和那位排长非常佩服这小鬼；当晚他俩把小向文请到团部过夜，团长还派炊事员给他们做了一顿面条吃呢。

团长望着这机灵的小鬼，狼吞虎咽地吃着面条，慈祥的双眼，喜得眯成一条缝：

“这小鬼，吃那么多，怎么不长个呀？”

“首长，您不知道，有早长晚长的呀。这大馊子，再吃上两年，准蹿得比您高。”

“是吗？那倒快长啊！来，我给你拔一拔。”

团长饶有风趣地抱住小向文的头，“拔起大萝卜”（一种游戏）来，伍则和那位排长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快长啊，小鬼，等革命成功了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你们去做哪！”

向文根据这段经历，编写了一个活报剧，在军里演出，博得了战士们的喝彩。从此伍则和向文成了亲密的战友。伍则比向文大三四岁，那时大两三岁，就显得大好多。伍则喜欢向文聪明勇敢，向文敬慕伍则的老成持重。向文跟伍则叫“伍哥”，遇见什么事。都要找他商议商议的。

全国解放以后，组织上先后送他们上大学。伍则早毕业一年，分配到一个出版社工作。经他再三向领导推荐，出版社领导即点名要向文来社工作。于是两人分配到一起，高兴不已，形影不离，亲密无间。但是由于性格不同，伍则做事沉稳，向文喜欢和领导抬杠，致使伍则吃了好几次憋。社长、书记都责怪伍则：“你看你弄来的，这么好，那么好，原来是个刺儿头！”话是这么说，工作起来，领导还是喜欢他的。向文有才干，工作任务完成得漂亮。但是他嘴太损，好讽刺人，这对有素养的人，本没什么，而对小

心眼的人，则对他是没有好感的。一次他冒然奚落一位名叫戴甲的副主任——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说他写的文章是“拾人牙慧”，是“炒脚巴丫泥”。把戴甲气得大发脾气：“此人太狂，早晚得跌跤子。”日积月累，恼恨他的人，也还颇有那么几个。迫使伍则不得不劝说向文：“现在不比在部队了，说句玩笑话没关系。我们是共产党员，应该维护领导的威信，不要耍骄傲。”向文总是笑笑不以为然，并且还要奚落伍则几句：“模范政治指导员！你太像《家》里的觉新了。”伍则照向文的背上捶一拳：“政治指导员怎么和《家》里的觉新联系在一起了？小心看书多了中毒！”

当时出版社有个叫秋丽的姑娘，长得十分漂亮。追求的人成打，伍则也是其中之一。向文得知以后，积极帮伍哥的忙，甚至帮助他改情书。但是秋丽却暗暗爱着向文。无论是吃饭或看电影，都有意和他坐在一起。甚至还给他母亲买了一块头巾，表示关怀。向文承认秋丽是个稀有的漂亮姑娘。他经常说：“真是个好模特儿！”举止也很文雅、娴静，他对她的称赞是：“贤妻良母型的。”但是秋丽如何动人，他都对她产生不了那种感情——爱情。他把她当作大姐来尊敬。不知为什么，他们到一起，从来无话可谈。这可能是俗话所说的：缘份不到位吧？然而伍则却很嫉妒。每当他看见秋丽含情脉脉的目光，投向向文时他的内心深处燃烧着猜忌和痛苦。他已经快三十岁了，自然对婚姻之事，有些焦急。但是他很矜持，他不让向文察觉这一点。

有一天，他听见宿舍里传来一阵嘻嘻哈哈姑娘们的笑声。他走进去一看，见秋丽脖子上围着一块鲜艳的头巾，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，真的当起模特来了。对面站着一个剪着运动员式短发的小姑娘，托着一块画板，在给秋丽画素描。向文站在姑娘身后，不时品评着。当伍则进来时，向文对那姑娘说：“小珍，好好画！这张画要送给我的老战友伍则。”说着向伍则伸手做了个介绍的姿

势，并向小珍投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色。

伍则作出庄重的样子走近画稿，见这姑娘画得很熟练，很有神采。如果说秋丽长得很美，她画的则更美。随即夸讲几句。小珍却调皮地说：

“还是秋丽大姐长得漂亮，才画得出呀！”

在这一次相聚中，秋丽和伍则都明显地看出，向文在爱慕着这位美术学院的学生李小珍。伍则高兴地当晚请他们三人吃晚饭，而秋丽第二天却病倒了。

向文是在一位画家的家里认识这位小珍姑娘的，时年二十二岁。圆圆的脸庞，额头长得分外饱满，几乎占去了头部的五分之二。嘴唇偏厚，眼睛并不大，但是眼球分外明亮，水汪汪，闪闪有神。她长得并不漂亮，比起秋丽来那是逊色多了。但她的精神、举止、言谈却闪烁着纯洁而聪敏的光彩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向文对她一见钟情。他们很能谈得来，一谈起“拉菲尔”、“米开朗基罗”就觉得时间太短。他们相识了两年，从来也没有表白过相互之间的爱慕之情，也许是没有时间谈这个吧；他们又从歌德谈到巴尔扎克，从普希金谈到托尔斯泰……每当一见面，就有说不完的话。

一九五七年的春天，向文陪小珍到郊外去画写生。他试探性地向她提出：

“看你画了那么多画，从来不给我画一张。”

“好，你就站在那儿吧，给你画张速写。”

“不，要头像。”

“我能画好吗？”

“难道这么长时间，你还没把我的形象观察好吗？”

“哦，好一个英雄的形象，光辉的形象，伟大的形象，可恶的形象，讨厌的形象……”她一边跟他开着玩笑，不时抬眼望他几

下，这张速写已经画完了。向文拿在手上——见那肯定的，没有一根虚线的笔触，简直不像是出自一个女孩子的手笔，并且也充分证明她对他的观察，早已成竹在胸。他把那张画珍贵地捂在胸口。深情地望着她：“我要把它保存一辈子！”他多想把她搂在怀里，热烈地亲吻她，让她听见他此时跳动的心声。但是他克制了，他觉得应该珍惜。有时太宝贵的东西，反使人踌躇生怯，舍不得去碰她。他拉着她的手，跑下山去了。

一个月以后，小珍背着画板，来到向文的房间。她第一眼看见她画的那张速写。张贴在他的床头。在这位少女的脸上，第一次泛起了羞涩的红晕。她低下了头，额发半遮面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她吸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维纳斯神像又算什么呀？这才是真正的美神！向文再也克制不住自己，猛地把她抱在怀里，两张炽热的嘴唇，吻在一起，两颗幸福跳动的心拥在一起了。

然而，三天以后，对向文的批判开始了。起初小珍还时常来看他，向文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，她好似不以为然。她是个钻研业务的学生，对政治斗争，自然有些跟不上。谈起学校的运动，她觉得都有些小题大作。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，她的情绪有所变化了。一次会面，她有些忧郁地对向文说：“也许我们错了，我们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太不关心了。”于是她拿出裴多菲的诗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”她极严肃地说：“我是一个共青团员，如果是为了革命、为了保卫党，我是什么都可以抛弃的！”在她纯洁的脸上，呈现着无限的忠诚。

伍则揭发了向文以后，向文的问题构成了敌我矛盾。伍则也调整风委员会工作去了。因工作日夜赶材料、又有一定机密性，领导上让他搬到办公室去睡觉了。

向文每天躺到宿舍看书，他还在顶牛，他不承认自己对党和社会主义有二心。当伍则捆好行李要离开宿舍的时候，向文不理

他，头朝里佯装睡着了。伍则看他几次，他还是睡着不动。他想跟他谈几句，又踌躇不前。他知道他在恨他；但是有关向文未来的命运，他全清楚……他抱起行李走了两步，又停住，也许由于少年时的战友之情，使他走不动了。他面朝着门说了一句：

“向文，你可要抱老实态度！再顶下去，会加重对你的处分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会成为极右分子。我不得不警告你。”

“怎么才算老实？”向文翻身猛地坐起，朝着伍则的背怒喊：“你就靠揭发别人爬上去吗？亏你还是个共产党员，可耻！”伍则愣了一下，然后咬住嘴唇，把门一摔走出去了。

几秒钟以后，善良的向文看看伍则那空荡荡的床，不由得有些后悔，他觉得话说重了。他忽然想起秋丽住结核病院已经三个多月了，忘记问问她的情况，不知他的情书是否写得成功？

他刚平静下来，小珍突然跑了进来。她没有带画板，穿着一件蓝土布的工装裤，额上涔满了汗水，可能是走路走得急了些；在不是礼拜天的日子来到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他们已没有心思谈艺术了，小珍破例地关心起政治来：

“你交待得怎么样啊？”

“连你也这样对我说话，我又不是国民党三青团，我交待什么？！”

“交待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！”小珍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是这样……”向文气愤地喘着粗气：“既是这样你还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帮助你！你若顽抗到底，我决不能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交朋友！”她说着手将她画的那张速写，从墙上撕下来，团在口袋里，说了一声“再见吧”。就转身毅然离开了。

“水性杨花！看我倒霉了是不是？我永远……”他高声叫嚷着，小珍早已无影无踪了。他的叫喊仅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。“我永远也不要再见到你！”这句话还没有说出来，竟一头栽倒在